

《茫然的星兒》

爲了全職去陪伴這位星兒，我辭去了十多年的幼稚園老師工作。然而，無論我多努力，始終彌補不了教育制度與自閉症之間的鴻溝。眼見星兒已經陷於被主流社會淘汰的邊緣，我深感香港社會和教育制度需要改變——變得更包容，變得更靈活。

從小開始，星兒的英文能力就發展得非常理想。在兩歲的時候，他已能認讀大小楷的 A-Z 和掌握其發音，而且口中永遠是英語會話和兒歌；後來他在幼稚園和小學讀書，英語和相關的科目也完全沒問題。當使用英文跟他溝通，他的接受程度會比使用中文容易倍增。根據我與其他自閉症家長的溝通，大部分自閉症譜系的小朋友，都比較喜歡英語，學習中文則很困難。

學習中文帶給星兒和我的壓力，已經快要壓垮我們。根據言語治療的評估，他的中文能力被評估為“缺損”。由小學二年級開始，不單是中文，就是所有用中文教導的科目，我們也要花很大的氣力才能夠追趕得上。不但如此，中文的學習問題使他上課不專心、失去自信心和上學不甘心。爲了幫助他，我需要把課程內容先翻譯為英文，晚上再向他分享，費的心力可想而知；但這始終不能夠完全代替學校老師的角色，所以星兒成績每況愈下，對此我實在疼心萬分。

我想找出路，卻無路可走。我想過爲他報讀國際學校去避開中文科，但國際學校的學費一般家庭也難以負擔，更何況我已經爲星兒犧牲了工作，哪有這個經濟條件？另外，在現有的制度下，自閉症學童只能得到一些基本的語言治療訓練和傳統補底班，這是完全不足夠的。

爲了照顧特殊需要的學生，教育制度可以靈活地包容嗎？作爲一個擁有濃厚中國文化的社會，香港人學習中文無可厚非；只是，對於在中文能力方面有缺損的學童，利用英文來上課和考試顯然是更合理的安排。

小兒只是香港芸芸星兒的一個寫照——擁有潛能，卻受困于中文課，受困于現有的制度。雖知道要照顧一個星兒十分困難，尤其自閉症學童多是兼有過度活躍症。我深信香港人和政府也很希望每個小朋友也能享受校園生活，而這絕非個人力量可達到的，需要政府帶頭決心去改變。這樣，一班星兒才能發光。

W.L.